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品花寶鑒
第五十回 改戲文林春喜正譚 娶妓女魏聘才收場

話說春航已聘了蘇侯的小姐，只等七月七日完畢婚姻。五月過了，正是日長炎夏，火傘如焚。且說劉文澤補了吏部主事，與徐子雲同在勳司，未免也要常常上衙門。這些公子官兒，那裡認真當差，不過講究些車馬衣服，借著上衙門的日子，可以出來散散。戲館歌樓，三朋四友，甚是有興。一日，文澤回來，路過林春喜門口，著人問了春喜在家，文澤下了車進去。遠遠望見春喜穿著白絲衫子，面前放著一個玻璃冰碗，自己在那裡刷藕，見了文澤，連忙笑盈盈的出來。文澤道：「你也總不到我那裡去，你前日要我那白磁水桶，我倒替你找了一個，而且很好，不大不小的，我明日送來給你。」春喜道：「多謝費心，我說白磁的比玻璃的雅致些。」文澤看了書室中陳設，便道：「你又更換了好些？」春喜道：「你看我那幅畫是黃鶴山樵的，真不真？」文澤道：「據我看不像真的。」春喜道：「靜宜給我的，他說是真的。」

文澤笑道：「若是真的，他也不肯給你，知你不是個賞鑒家。」春喜笑道：「好就是了，何必論真假。」文澤見春喜兩間書室倒很幽雅。前面一個見方院子，種些花草，擺些盆景，支了一個小卷篷。後面一帶北窗牆子內，種四五棵芭蕉，葉上兩面皆寫滿了字，有真有行，大小不一，問春喜道：「這是你寫的麼？懸空著倒也難寫。」春喜道：「我想『書成蕉葉呢文猶綠』之句，自然這蕉葉可以寫字。我若折了下來，那有這許多蕉葉呢？我寫了這一面，又寫那一面。寫滿了，又擦去了再寫。」

橫豎他也閒著，長這些大葉子，不是給我學字的麼？我若寫在紙上，教人看了笑話。這個蕉葉便又好些。我還畫些草蟲在上面，我給你瞧，不知像不像。」便拉了文澤走到後面，把一張小蕉葉攀下來，給文澤看，是畫些蜻蜓、螳螂、促織、蜂蛛各樣的草蟲。文澤笑道：「這倒虧你，很有點意思，只怕你學出來，比瑤卿還要好些。」春喜道：「瑤卿近來我有些恨他。他的畫自然比我好，但他學了兩三年，我是今年才學的。春間請教請教他，不是笑我，就是薄我，問他的法子，他又不肯說。」

近來我也不給他看了，他倒常來要我的看。我總要畫好了才給他看呢。我問靜宜要了許多稿子，靜宜說我照著他畫，倒不要看那芥子園的畫譜。」又笑嘻嘻的對著文澤道：「我與你畫把扇子。」文澤道：「此時我不要，等你學好了再畫。」春喜道：「你們勢利，怎見得我此時就畫得不好？你若有好團扇，我就加意畫了。」說罷就跑了進去，拿了一柄團扇出來，畫著一枝楊柳，有一個螳螂捕蟬。那翅張開，一翅在螳螂身下壓住，很像嘶出那急聲來。那螳螂兩臂扎住了蟬項，口去咬他，兩眼鼓起，頭上兩鬚一橫一豎，像動的一樣。文澤看了，大贊道：

「這是你畫的麼？」春喜點點頭。文澤道：「我不信。」春喜道：「你不信，我當面畫給你看看。」文澤道：「你將這把扇子給我罷。」春喜道：「這扇子我自要留的。」文澤道：「我不管你留不留，我只要這把，你落了款罷。」春喜只得落了款，送與文澤。文澤道：「看你這畫，已經比瑤卿好了，字也寫得好。」春喜道：「瑤卿原只會畫蘭竹與幾筆花卉，山水尚是亂畫的，草蟲他更不會。此時說我比他好，我也不安，將來或者趕得上他。」正說話間，只見仲清、王恂同著琪官、桂保進來。

文澤見了大喜，問道：「怎麼今日不約而同，都到這裡來？」仲清道：「庸庵要到蕊香那裡去，卻遇見玉豔，想同到新開的莊子裡去坐坐。見你的車在門口，所以進來。」文澤道：「莫非就是那唐和尚開的安吉堂麼？聞得那地方倒好，他又將寺裡的幾間房子也通了過去，我們就去。」春喜道：「怪熱的天，在這裡不好嗎？」桂保道：「那裡也好，內中有幾間屋子，擺滿了花卉，大天篷涼爽得很。倒是那裡好。」即催了春喜，換了衣裳，都上車，到了安吉堂對門車廠裡，卸了車。文澤等走進，掌櫃的忙出櫃迎接，即引到後面一個密室，卻是三間，隔去一間，並預備了牀帳席席。外面擺了兩個座兒，一圓一方，都是金漆的的桌凳。上面鋪炕，掛了四幅屏畫，是畫些螃蟹，倒還畫得像樣。上頭掛一塊桃紅綢子的賀額，寫著「九重春色」

四字，上款是「歸雲禪師長兄、瑞林親臺長兄開張之喜」，下款也是兩個人名字。一幅朱箋對聯，寫的金字是：

磨墨再煩高力士，當壚重訪卓文君。

眾人看了大笑，仲清道：「怪不得這裡熱，被這些聯額字畫，看得出汗。」再看兩邊牆上兩個大橫披，一個姓馬的寫的字，其惡俗已到不堪，那一幅畫甚離奇，是畫的張生遊寺。文澤等又笑了一陣。掌櫃的進來張羅了一會，親手倒了幾杯茶出去，遂換走堂進來點菜。王恂道：「這裡的生炒翅子、燒鴨子是出名的，就要這兩樣。」各人又分要了好些，皆是涼菜多，熱菜少。走堂的先擺上酒杯、小菜，果碟倒也精緻。送上陳紹、木瓜、百花、惠泉四壺酒來，放下一搭紙片。那邊桌上點了一盤小盤香，中間一個水桶，拿了些西瓜、鮮核桃、杏仁、大桃兒、葡萄、雪藕之類，浸在冰裡。首坐仲清，次文澤，次王恂，琪官、春喜、桂保相間而坐。來了幾樣菜，各人隨意小酌閒談。

文澤問起子玉，還是前月初七日送行時見他。仲清道：「庚香已後大約未必肯出門的了，我們去看過他幾次，他又病了幾天，儼然去年夏天的模樣。他這個元神，此時正跟著玉儂在長江裡守風，只怕要送他到了南昌，才肯回來呢。」琪官聽了，眉顰起來，神情之間，頗有感慨，說道：「初六那一日，我請他們敘了半日，雖然彼此啼哭，卻也還勸得住，不料至皇華亭，彼此變成這形象，我此時想起，還替他們傷心。」王恂道：「那天幸是沒有生人在那裡，若有生人見了他們這個光景，豈不好笑？玉儂倒還遮飾得過，有他們一班人送他，自然離別之間，倒應如此的。就是庚香遮飾不來，直著眼睛，拉他上車，選擇著不動，又有那一哭，到底為著什麼事來？幸虧度香催道翁走了，不然，他見了也要猜疑。」文澤道：「可不是？庚香與湘帆比起來，正是苦樂不同。湘帆非但與媚香朝夕相親，如今又對了闊親，偏偏又是個姓蘇的，而且才貌雙全。你道湘帆的運氣好不好？我看咱們這一班朋友，就是他一個得意。」仲清道：「自然。」王恂道：「竹君近來倒沒有從前的意興，這是何故？」仲清道：「竹君麼，他因不得鼎甲，因此挫了銳氣。如今看他倒有避熱就涼之意，是以住在怡園，不與那些新同年往來。」文澤道：「今年你們若考中了宏詞科，也就好了。倒要勸勸庚香，保養身子要緊。」仲清、王恂點頭。

桂保對王恂道：「從前我在怡園，行那一個字化作三個字的令，你一個也沒有想得出來。我如今又想了一個拆字法，分作四柱，叫做舊管、新收、開除、實在四項。譬如這個酒字...」一面說，一面在桌子上寫道：「舊管一個酉字，新收一個三點水，便成了一個酒字。開除了酉字中間的一字，實在是個灑字。都是這樣。你們說來，說得不好，說不出的，罰酒一杯。」

春喜道：「這個容易，也不至於罰的。我就從天字說起，舊管是個天字，新收一個竹字，便合成了笑字。開除了人空，實在是個竺字。」眾人贊道：「好。」琪官道：「我也有一個，舊管是個金字，新收一個則字。」說到此，便寫了一個釗字：「開除了一個貝字，實在是個釗字。」桂保道：「金字加個則，是個什麼字？」琪官道：「有這個字，我卻一時說不出來。」春喜道：「這字好像是釗草的釗。」琪官道：「正是。」桂保道：「以後不興說這種冷字。若要說這種冷字，字典上翻一翻，就說不盡。且教人認不真，有甚趣味？」琪官被駁得在理，也不言語。仲清道：「倒也有趣，我們也說幾個。我說舊管是個射字。新收一個木字，是榭字。開除了身字，實在是村字。」

桂保道：「好，說得剪截。」文澤道：「舊管是個圭字，新收一個木字，是桂字。開除了土字，實在是杜字。」王恂道：「舊管是個寺字，新收一個言字，是詩字。開除了土字，實在是討字。」桂保道：「這個比從前的田字講得好。我說舊管是個一字，新收一個史字，是吏字。開除了口字，實在是文字。」

琪官道：「我的舊管是串字，新收了心字，是患字。開除了口字，實在是忠字。」春喜道：「我舊管是昌字，新收門字，是個閫字。開除了日字，實在是間字。」仲清道：「我舊管是賤字，新收三點水，是澣字。開除了貝字，實在是淺字。」文澤道：「我舊管是波字，新收一個女字，是婆字。開除了波字，實在是女字。」春喜道：「怎麼說？鬧錯了。舊管是波字。怎麼開除也是波字？新收是女字，怎麼實在又是女字？內中少了運化。」桂保道：「這要罰的。」文澤笑道：「我說錯了，我是想得好好兒的。」

便說道：「開除是皮字，不是波字。」琪官笑道：「這是什麼字，一個婆字少了皮字？」春喜道：「要把那三點水揪下來，把女字抬上去，不是個汝字？」

文澤笑道：「正是汝字。」桂保道：「太不自然，要罰一杯。」文澤笑道：「不與你們來了。」飲了一杯，王恂道：「舊管是眇字，新收三點水，是渺字，開除了目字，實在是沙字。」桂保道：「舊管是士字，新收了口字，是吉字。開除了一字，實在是個古字。」文澤道：「這張口可惜生下了些，湊不攏，也要抬上些才好。」眾人皆笑。桂保道：「這個批評未免吹毛求疵。就算略差些，也用不著抬女字的那麼使勁。」眾皆大笑。琪官道：「舊管是胡字，新收三點水，是湖字。開除了沽字，實在是月字。」春喜道：「舊管是邑字，新收個才字，是挹字。開除了口字，實在是把字。」文澤道：「這個令沒有什麼意思，我不說了，還說別樣罷。」飲了幾杯酒，只聽得隔壁唱起來，眾人聽是唱的《南浦》道：「無限別離情，兩月夫妻，一旦孤另。」桂保調春喜道：「小梅你近來很講究唱法，南曲逢入聲字，應斷，還是可以不斷呢？」春喜道：「若說入聲，是應斷的。」桂保道：「自應唱斷。你聽方才唱的，卻與我們唱的一樣，笛上工尺妻字，是五六工尺工，一字，笛上工尺是六五。你聽兩月夫妻一旦孤另，這『一』字怎麼斷呢？」春喜道：「這是要把板眼改正了，就斷了。如今唱的工尺妻字的五字自中眼起，六字的腰板，工字的頭眼，尺字的中眼，工字的末眼，一字上的工尺是六字的頭板、頭眼、中眼，五字的末眼。如此唱法，一字怎麼能斷？然一字不斷，究竟不合南曲唱入聲的規矩。你要這一字斷，卻也不難，只要將妻字上的工尺五字拖長，六字改為中眼，工字改為一字的頭板，尺字改為一字的頭眼，六字改為中眼，五字改為末眼，音節截斷，便合南曲入聲唱法。」

一手拍著桌子道：「你聽，兩月夫妻，一旦孤另。」桂保道：「你真講得不錯。」又道：「你知道唱南曲，有用一凡工尺的沒有？」春喜道：「南曲是沒有一凡的，是人人盡知。惟有一處，我問過你令兄，他是個刺殺旦。我問他南曲笛子上有一凡沒有，他也說沒有。我說你做《刺梁》那一齣，是南北合套，梁冀所唱之曲皆係南曲，到看報時唱的『酒因潦倒』這『潦倒』上的工尺，就吹出一凡。因為鄔飛霞接唱北曲，不能不出調，所以非一凡不可。你說南曲用一凡，就只有此一處，並無第二處。」桂保點點頭道：「我也聽得我哥哥與人講，大約還是你對他說的。」春喜道：「若說不講究唱也罷了，既要講究，唱錯的還不少呢。譬如那《小宴》一齣，南北合套音節最好。若以人之神情摹想當日光景，至《驚變》處，唱到『恁道是失機的哥舒翰』，非用五六五出調高唱不可。既驚變矣，則倉皇失措之神自在言外。且下文還有社稷摧殘等語，慢騰騰低唱是何神理？」琪官道：「這也論得極是。我想那些口白，也都有不妥當處，一氣說完，後來唱出，全無頭緒，若斷章摘句起來，幾至不通。」春喜道：「可是不麼。譬如《陽告》一齣，出場時一口說盡，所以後頭唱的曲文，與口白文氣不接。如今班中唱的個個是如此。要依我，就改他口白。」桂保道：「怎樣改呢？」春喜道：「你記第一段的口白是：『望大王爺早賜報應』，與《滾繡球》一枝『他因功名阻歸』，文氣不接。第二段口白：『在神前焚香設誓』與《叨叨令》一枝『那天知地知』，文氣又不對。第三段口白『勾去那廝魂靈與奴對證』，與《脫布衫》一枝『他好生忘筌得魚』，文氣又不接。依我要把第一段口白『奴家敷桂英，因王魁負義再娶，要到海神廟把昔日焚香設誓情由哭訴一番，求個報應。來此已是，不免徑入。』把這一段說完進廟，再向大王爺案前哭訴，之後也只說『奴家敷桂英，與濟寧王魁結為夫妻，誰想他負義又娶。媽媽逼奴必嫁，奴家不從，致遭毆辱，忿恨難伸，故到殿前把已往從前之事訴告一番，求大王爺早賜報應。當時那王魁呵』再唱那《滾繡球》一枝，文氣便接。唱完之後，再說『定盟之時，神前設誓，誓同生死，若負此心，永墮地獄。呵，是這麼的口。』這才是『神前設誓，天知地知呢』。這只唱完，說道『不是奴家心腸忒狠，他到京中了狀元，另娶韓丞相之女為妻，一旦把奴休了，是令人氣憤不過口。』把他頭一段口白分作三段，這就通身文氣都接了。」仲清、文澤、王恂道：「這都改得好，但如今講究唱崑腔的也不少，怎麼就不曉得這些毛病呢？」春喜道：

「唱清曲的人，原不用口白，他來改正他做什麼？唱戲曲的課師，教曲時總是先教曲文，後將口白接寫一篇，擠在一處，沒有分開段落，所以沿襲下來，總是這樣。」眾人正在談得高興，只聽那間房後面角門一響，房內腳步聲，有人走出來。眾人留心看時，簾子一掀，鑽出個光頭來，穿件黃口絲短僧衣，藍綢褲子，散著褲腳，跣著青線網涼鞋，搖著鵝毛扇子。見了眾人，滿面堆下笑來，搶步上前，和著雙手，半揖半叩的見文澤等三人，又與桂保等三人拉了拉手，原來是唐和尚。文澤讓他坐了，唐和尚鞠躬如也，坐在炕沿上。走堂的倒了一鍾茶給他，唐和尚道：「這茶不好，你另另壺兩前，放些珠蘭在裡面。少爺們在此，好好的伺候。」走堂的笑嘻嘻的答應了。唐和尚道：「今日少爺們這麼高興，到小莊來。」王恂道：「我們來過多回了。」和尚笑道：「少爺說謊，今日尚是頭一次。少爺們若到來，我沒有不曉得的。如果酒多了，還可以裡面坐坐。」文澤道：「那倒不消，我們聞了那氣味就要醉的。」唐和尚道：

「如今田老爺是貴人了，他搬出後，我也沒有見著他。好容易一年之內，中舉、中進士、中狀元，這是天上文曲星，人間豈常有的？不是我說，也幸遇見了那位蘇相公，倒被他管好了。」

未見那蘇相公以前，田老爺又不是如今的魏大爺一樣？天天鎖著房門，在戲園子裡過日子。那位高老爺更有趣，我是不敢見他的。遠遠的見著房門，就躲起來，不然就是賊禿長，賊禿短，嬉皮笑臉的，沒有頑笑不開口。有一回頑得我苦。我們寺裡做法事，他不曉得那裡去買了一個角先生，塞在我袖兜裡。後來有些客來，在房裡閒坐，我熱了脫衣，一翻袖子，落了下來，惹得那些人大笑，說我買去送尼姑的。他還將白粉在那先生腦袋上寫了四個字，是『歸雲小像』。臊得我要死。停一停我見了他，他忍不住笑，我才知道是他算計我。我說：『高老爺，你這麼刻薄，我天天拜佛，保佑你多下一場。』去年果然應了我的口，沒有中。不然，他今年榜眼沒有，探花是一定有的。」

仲清等大笑。

唐和尚道：「我聽得說，這位蘇相公如今也出了班子，田老太太認他為義子，宅裡都稱他為二老爺，是真的麼？」文澤道：「沒有的話。蘇相公也沒有住在那裡，他們下人稱呼他為蘇大爺是真的。」唐和尚道：「這蘇相公本來好，斯斯文文，和和氣氣，見了我們也是待得一樣，必恭必敬，不當我們是個和尚，少了頭髮看待。不像那個什麼琴相公，在華府裡的，見人板著臉，一點笑容也沒有。」王恂道：「方才裡頭吹唱的是誰？」唐和尚道：「那就是魏大爺。」文澤道：「那個魏大爺？」仲清道：「魏聘才在這裡作寓。」唐和尚道：「魏大爺，想少爺們都認識的。」王恂道：「認識之至。」唐和尚道：

「這個人真好，真是個滿場飛。近來他也要出京了。方才是楊八爺、張、顧二位師老爺在那裡，大家高興，唱了幾只曲子。」仲清道：「他出京怎麼？」和尚道：「他捐了個從九品，如今是分發湖北去了，這也是他運氣好。正月裡被賊一偷，偷去衣服、銀錢等物，共有千金，也就把他的家私去了一半。後來他又包了那個玉天仙，每月一百五〇吊錢，四五個月也支持不來，漸漸的當賣東西起來。我常常勸他道：『娘子無情，兔子無義，你的錢也乾了，他的情也斷了。』誰知這玉天仙竟不給人料著，他與魏大爺分相得，竟拆散不開，倒拿出他的積蓄來，與他捐了分發，說定了嫁他，到出京時同走。這魏大爺以後非但不要花錢，倒還可以使他的錢。誰料娘子之中，也有這等有情有義的人，不是奇事嗎？最可笑是那潘三，他因欠玉天仙的嫖錢不能還，他就引他的表姪去逛，留他表姪住下，他就偷跑了。」

他表姪住了兩夜才明白，即至要走，那些撈毛的要錢，又不叫他走。他表姪沒法，只得同那娘子坐了車回家，當了兩票當，才打發了娘子。他表姪忙至潘老三家內告知，家中大鬧了一場。

潘老三沒法，只得將手腕上的肉，自己咬下了兩塊。人都說他為嫖割股，你們說這個自行傷可笑不可笑？」於是大家大笑，道：「那潘三本不是個東西。」文澤道：「我知道你與奚一相好。」唐和尚道：「這奚大老爺鬧得很，今年生了毒瘡，幾乎性命不保，還是我醫好他的。如今他也要到班了，七月內有缺就是他的。我想人生聚散是一定的。去年有位富三老爺，是魏大爺相好，魏大爺托我照應，才選了湖北。有個貴大爺，是富三爺的相好，他們是朝夕不離的，也得了湖北的同知。如今魏大爺又要到湖北去了，他們這三位相好，仍舊聚在一處，豈不是緣分麼？譬如你們三位，也是天天相見的，在京做官是一樣，將來如果都放了外任，

一個做撫臺，一個做藩臺，一個做臬臺，仍舊的聚在一個城內，豈不有趣？」說罷大笑，恭惟得文澤等甚是歡喜。

那三個相公看著唐和尚齋肩諂笑，好不難看。仲清道：「連日未見瑤卿。」琪官道：「瑤卿近日從著吉甫學琴呢，竟是足不出戶。吉甫也真好靜，他當日教過梅卿彈琴，自梅卿死後，他的《梅花三弄》是再不彈的了。你說這也算深於情了。」仲清道：「吉甫的人本沈靜高雅，於這些文玩無上無不精通。」大家談論，日已西沉，文澤等也要散了，王恂叫走堂的報帳，文澤又搶作東，兩人爭執，謙讓一回。唐和尚對著走堂的把嘴扭了一扭，走堂的出去交代了櫃上，進來說道：「這帳兩位少爺不用爭會，唐大爺已會過了。」文澤道：「這怎麼說？」王恂道：「斷無此理。」唐和尚笑道：「些須敬意，三位少爺肯賞臉，常來坐坐就沾光多了。況和尚沒有折本的買賣，明日就拿著緣簿到宅裡來，少爺只要多寫一筆就是。」說了又大笑，拿著扇子在他們三人身上扇了幾扇。仲清等倒不好再說，只得謝了一聲，說：「我們竟吃到□一方了。」說著，大家又笑了一陣，帶了三旦出來。唐和尚與掌櫃的送出大門，看上了車，方才進去。

卻說魏聘材與玉天仙相好，倒得了他的嫖錢，捐了分發，掣著湖北，好不有興。已另租了幾間房子，從寺裡搬出來，與玉天仙同居。這兩日置備些出京物件，已買了一個丫頭，僱了一個老婆子，玉天仙做起奶奶來。這玉天仙本是揚州瘦馬，到京來頗有聲名。但年紀已二□七歲，比聘材大了兩年。相貌極為標緻，看著還像二□來歲人，更兼彈唱皆精，與聘材甚為合意，故成了夫妻。聘材想起去年元茂所借之當還沒有歸還，便到孫宅去找他，誰知元茂同了他兩個舅子下通州赴考去了，只好認了晦氣。到出京那幾日，一起一起的餞行，潘其觀、奚□一、張仲雨、馮子佩、楊梅窗、張笑梅、顧月卿、唐和尚等輪流作餞，唐和尚的莊子好不熱鬧，聘材又辭了幾天行。

白菊花未從良時與玉天仙同在一局，且甚相好，結為異姓姊妹，玉天仙長菊花兩歲。菊花與奚□一講了，要請玉天仙過來餞行，奚□一豈有不肯之理？即請了玉天仙到家。菊花出外迎接。到了裡面見了禮，坐下各談契闊。玉天仙道：「我見四妹從了良，又遇見這位多情的老爺，我便心上羨慕。不料的我的運氣不好，去年吃了一場官司。我看這個魏大爺倒很有情，為我吃了這些苦，還是待我一樣，而且比前更好，我所以定了主意嫁了他。又見他手頭不寬，在京裡費用大，候選無期，遂把歷年積下的東西與他捐了分發。雖是磕頭蟲，到底也算個老爺，比咱們接客時總強了。」菊花道：「自然，姐夫雖然是個小官，姐姐到底是位太太。你姐夫雖是個大老爺，妹子終是個偏房。衙門雖比你家大些，這名分是不及你。而且他家裡還有好幾房人在家，將來知道怎樣？那裡及得姐一馬一鞍的安穩。

況且姐夫又年輕，又俊俏，人又能乾，那裡選得出這種人呢。」

玉天仙道：「你見過你姐夫麼？」菊花道：「姐夫也常來找我們老爺，所以我也看見過他幾次，人才是沒有說的。」玉天仙面有喜色，笑道：「只要裙裡香，管他□二房。妹妹這麼個人，姐夫豈有不一心一意的。你看那楊八妹夫也是個從九，再沒有選期，盡仗著看風水，能賺多少人？他家裡也利害，如今與六妹妹也遠了，那六妹妹也真教他賺苦了，那個人才沒良心呢。聽說他上了回江南，也不知是誰賺他，叫他給門戶中帶了一封信。他到江南就坐著轎子，穿著衣帽，拿著眷晚生的帖去拜。到了門，投了帖，還是轎夫說：『老爺，這是個忘八家。』他才沒有進去，你說怯不怯？」聽得菊花也歡喜了。二人又笑了一會，就叫了個女先兒來，唱了半天，又叫個耍猴的來頑了一回。

玉天仙吃了飯，謝了菊花要回，菊花送出來。到了二門，兩人還是依依的拉著手，站住說話。姬亮軒在書房裡聽得清清楚楚，便剝破窗紙，閉著一眼，睜著一眼，從窗隙裡望將出去。

先見一個老婆子拿了衣包，又一個小丫頭拿了一根長煙袋、一把團扇。只見玉天仙一身華服，滿頭珠翠，很像個奶奶模樣。

不大不小，一個容長臉兒，容光滑潔，體態風騷，裙下金蓮約有四寸，甚是伶俏，比菊花身材略高了些。菊花穿件蛋青紗衫，內襯桃紅衫，下是月白紗褲，穿著厚底堆絨蝴蝶鞋。兩鬢堆鴉，高鬢滴翠，臉上微帶幾點俏麻，美目含情，春容滿面。把姬亮軒看得筋酥骨軟，口內流涎。誰料這個窗紙還是舊年糊的，風吹日曬，也脆極了。亮軒只顧偷看，把個額角靠在紙上，拍的一響，裂破了一塊。玉天仙回頭見窗內有人偷看他們，玉天仙也就走了出去。菊花送出二門，看上了車，轉身回來，抬頭望見亮軒的窗紙破處，他尚在裡百偷看。欲要笑時，已勉強忍住，低著頭進去了。

聘材出京之日，唐和尚直送到□里長亭，灑淚而別。聘材回家接了父母，同往湖北，後來書中就沒有他的事了。要敘李元茂、孫嗣徽在通州小考，鬧了一個小小的笑話，且俟下回分解。